



涂山，位于蚌埠，相传早在 4000 多年前大禹就在此劈山导淮。

涂山南麓，有个禹墟遗址。就是在这里，大禹会诸侯。

而同位于蚌埠境内的双墩遗址，距今更是有 7000 年左右的历史，是淮河流域早期文明的有力证据。双墩的刻画符号可以说是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。

□ 君娃/文 刘新义 王春生 黄奇/图



蚌埠双墩文化遗址

■ 新石器时代陶塑人头像



# 双墩、禹墟遗址： 风吹过数千年的余响

## 双墩遗址：远古深处的符号

双墩遗址位于蚌埠市淮上区双墩村原野上。

原野上有现代石碑，书写着“双墩文化遗址”，它作为遗址的标志以及被认可的勋章高高耸立着，有一些新石器时代的人物雕塑和器物围绕着它。没有什么悬念，从市区到这里只用了二十分钟，我确定自己站在了七千三百年前的史前遗址上。

皖北的风，也没有悬念，它只管带动着原野上的芦苇瑟瑟作响。风在远古时代是链接天地的工具，《山海经》中有记载：钟山之神，名曰烛阴，视为昼，瞑为夜；吹为冬，呼为夏。不饮，不食，不息，息为风，身长千里。当你独自在旷野，听这风吹过七千年的余响，还是会有所触动，你惊奇地发现，那枚被奉为淮河流域人文始祖的陶塑人头像，俯视着你，正露出雍容神秘的微笑。

绕到石碑的背面，是后人刻上去的诸多更加神秘的刻画符号，它们曾经大量出现在七千年前的碗底底部，无论是行走的猪还是钻网的鱼，哪怕是一枚树叶呢，都高度提炼又栩栩如生，甚至可说浪漫；这些神秘的符号聚集在一起，便如同远古的巫师借助了风，向天地发射出邀请神和祖先的咒语；然而此刻，没有了巫师，风便吹不动它们，它们在这块高耸的碑上聚散着阴阳，负责给你无尽的遐想，也给艺术家无穷的创作素材。

整个双墩文化是建立在考古上的。在外行看来，遗址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它们呈现的是考古挖掘的布局，那些规整的几何形状的坑里，埋藏着七千年的愁绪，而这七千年的愁绪不过是一百万平方米遗址的冰山一角；因此，双墩文化从一开始出现在人们面前就极端神秘，它是远古的，新石器的愁上面还累加着春秋的愁，它同时又是新的，因为远古的愁绪上又新添了唐宋的愁和现代考古人的愁。其实，所有的愁绪都在于我们惊羡七千年前先祖的创造力，同时又无法真正揭开它的面纱，陶塑人面像是酋长还是巫师？抑或既是酋长也是巫师？他（她）头顶的雕像是星星还是太阳？六百多枚刻画符号，仅仅是记事还是艺术创作？大量的动物骨骼和陶器碎片，是祭祀还是填水造陆？



新石器时代刻划符号纹黑陶碗



新石器时代网鸟纹红陶碗

无论如何，史前历史背后，有些秘密永远湮灭在近万年时间里了。在寻找与确认的过程中，我们直面了历史的辽阔，却又无法抵达历史，这是一种纠缠，当这种纠缠始终困扰我们的时候，你会有更重要的收获：沧海桑田，千秋万代，孕育了双墩文化的淮河两岸，不仅有着你可以看见的现实火热，还和如此古老的文明共存，它改变了这块土地的历史进程，让我们产生了对中国文化源头方面崭新的思考……



陶甗



禹会村出土陶器

## 禹墟遗址：会盟诸侯咤春秋

禹墟的发现是“禹会诸侯於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”（语出《左传》）的考古支撑，所以，当沉睡在地下四千年的祭祀台重见天日时，便为这片沧桑的土地注入了旷代的忧伤。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忧伤呢？苏轼曾经写过一首名为《涂山》的七绝：

川锁支祁水尚浑，地理汪罔骨应存。  
樵苏已入黄熊庙，乌鹊犹朝禹会村。

黄熊庙也就是鲧王庙，也叫崇伯观，为祭祀禹父鲧王的庙宇，位于涂山西麓，现已夷为平地。涂山不仅是禹会诸侯之所，也是大禹婚娶之地，感人的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等传说流传至今。

所以，大禹，这个名字几乎可以直接替代“奉献”的含义。

念及这些传说，登上涂山，并不见乌鹊寒鸦，倒是禹同女娇初会的桑石遗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享受阳光从后脑勺悄悄钻进脖子里的感觉，目光所及处，并不都是山，还有平原，平原尽头是森林，森林的线条隐藏在大自然的构图里，让你想象“夏之兴，源于涂山”的豪迈。目光收回，淮河就在眼前，都说她伤害过千千百次，才有大禹为之殚精竭虑，因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；如前所述，妻子望夫，化作石像，石像就在身后不远处。可是此刻无法想象淮河的暴怒，她在那里，敦厚和善，母性十足。她吸纳着所有过往，数千年风雨雷电，人间是非，爱恨情仇，她一点一点积淀和淘洗。风把天边那朵犹疑的云霞运到遥远的岸边，这一刻的淮河，低婉回旋，如梦如幻，触手可及。枯叶飘飞，果真有一只乌鹊从眼前掠过，发出了一些声响，然后是不可思议的宁静。

迤逦着下山，这条山路并没有多长，然而历史没有尽头。 □ 据《安徽文旅》

### 自驾线路：

合肥绕城高速—蚌合高速—蚌淮高速—京台高速—禹都大道—淮上大道—双墩遗址

合肥绕城高速—蚌合高速—蚌淮高速—洞山东路—国庆东路—烟汕线—禹会村



禹会村遗址发掘现场